


后浪出版公司

# 水门 的 洞口

黄国峻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 水门 的 洞口

黄国峻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门的洞口 / 黄国峻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220-10991-1

I. ①水…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1103号

Copyright © 2003 黄国峻

本中文简体字版 Copyright © 2018 银杏树下(北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由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独家出版

四川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21-2018-369

SHUIMEN DE DONGKOU

# 水门的洞口

黄国峻 著

选题策划  
出版统筹  
编辑统筹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装帧制造  
营销推广

后浪出版公司

吴兴元  
梅天明  
石云 冯珺  
王介平  
墨白空间·张静涵  
ONEBOOK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h.com>  
[scrmcbs@sina.com](mailto:scrmcbs@sina.com)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143mm × 210mm  
5  
66 千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  
978-7-220-10991-1  
32.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mailto: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 台湾原版编辑前言

郑栗儿

这是青年小说家黄国峻出道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唯一的一部。

在二〇〇三年 SARS 于台湾开始蔓延的四月着手撰写，也许更早之时就已经在心底反复思索酝酿，直到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日他离开时，电脑存档显示第五章第六页，未完，总字数四万六千多字，与他原本预计全书十万字完成，尚差一半。

这部未竟的长篇小说，是国峻每天以一至两千字马拉松赛的长跑方式进行的。原书名，六月十二日我们一场午餐聚会，他首度给我看这份长篇小说列印稿时，曾

提及：“也可以用男主角的名字‘林建铭’来作为命名。”并稍微说明一下主题及大概，是关于一个平凡男人的三种爱欲类型所衍生出来的情节。

当时在翻看文稿的第一瞬间，我由衷地发出赞赏，觉得很有一种往下阅读的兴味，而且流畅的行文及细微而富哲理的笔触，似有一番不俗的格局，我同国峻说道：“非常之好看！但为什么男主角要取名林建铭？且为什么要是一个出身中下阶层的男人？”

这个疑问的理由是：这样个卖菜出身背景的男主角，是截然不同于国峻的出身背景，而他如何去揣度这个角色的心理层次令我好奇。

这点根据国峻当时的解释是：“林建铭”是坊间最通俗的名字，代表着一个平凡的男人，而这男人因为如此的低下出身，使之徘徊与分别代表灵性、肉欲及实际的三个女人时，或者人生往上爬升时，能特别彰显出其内心的冲突与差异。

原本国峻想写到年底交稿付梓，届时再具体讨论

小说内容及书名，国峻走后的第三天，我自黄春明老师手中取回此书书稿，每晚深夜细细阅读一章，惊叹于国峻驾驭文字的能力已到相当炉火纯青的地步，不仅摆脱了过往所谓翻译文学的束缚，同时能以直见真心的感性叙述，呈现一个说起来其实是满孤独而悲伤的林建铭的故事。

书中的每一字句，落在我感伤的心间，像雨一般，哗啦哗啦地，为他易感的青春、早逝的生命而泫然。比方说：

站在十楼这一大面远眺着淡水黄昏的落地窗前，他生平头一次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沉思中。逆着光的飞鸟形影灰暗，像是穿梭时光而来，昔今同在。“view”真不错，他想。视野、风景、览望，他被这些字的意思带到了一种新的心境中，有一点像是化身成为另一个人，无数他在买卖时遇过的人们如一群蚂蚁般，不断沉默地将他一块块搬走，他的时间

不断被用掉了，不管怎么用，而这个“view”便浓缩着他全部的经历，以致一望着它时，会觉得是在借用一个高超的大眼来看。

他必须尽早说出一切，让对方能够尽早判断，是否还要坐在一旁，或者再也不要见面，否则就等于隐瞒了一些事。可是如果晚一点再说，也许很多原本人家不能接受的事，会变得能够接受。睡醒后又躺了一个钟头，一点精神也没有，他后悔昨晚去找陈怡君，如果再迟一阵子，就一定不会被拒绝。都怪自己太急躁，不，他认为自己并不急躁，因为他已经忍耐十几年了，要是再多忍耐一天，很可能就会永远丧失活跃的能力。他必须在自己产生欲望时，立即不顾一切地去满足，而非一次次消灭欲望，以自残为荣，他心里悲伤而愤怒，仿佛死亡是种值得去肯定的贡献。

她发现自己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的主见，只是在学别人那令人羡慕的模样，假日挤进连锁咖啡店里读着报纸上的政治经济分析，自认成熟，结果只是活在薄薄的一层表面上，一段时间后就被带到另一个地方。也许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子，却硬是不认输，让事物不断反复。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反省，但最后总是相信这次可以彻底改变，脱离窠臼。她不知道怎样当好自己的主人，似乎总是希望能由别的主人来引领，她不认同自己的相貌，排斥自己的语言，贬抑周遭的客观现实，终至自伐殆尽。不是这块料子。她想，也许自己和从前在市场卖菜的林建铭是一样平凡的，而每一本从前读过的书，只是转移了她的注意力，让她自命不凡。

从忍耐重复到厌烦重复，渴求改变的念头缠绕着林建铭，情欲只是一种表现的出口，真正缠绕林建铭（或者缠绕着另一女主角陈怡君）的纠结之处，是在平凡与不凡



的对比，假面与内心的乖舛矛盾，现实与愿景的难以一致——轻盈文字承负着沉重内涵，如同国峻简雅而又浓郁的油画风格。我不知道他弹琴时，是否也这样，淙淙弹奏出一则庞然的生命史。

令我感到更奇异的氛围是，整本书巧妙串演出一种急迫的时间感，仿佛非如此不可的命运轨迹，不能再等待。将读者拉往与林建铭同一处境，也化身成林建铭，既要急切地知晓他的困境及往后，同时无意间也触及自己人生的困境，竟然如陈怡君（书中女主角）所说，我们都是另一个林建铭。其扣住人性心理的精准度，绝非国峻自谦“尚在练习写作”而已，他早已独树一帜，具有大将之风。

最后书名的确定，是依照我和国峻往来默契而定夺的，在一次次阅览他这部长篇时，我心底与之对话：“一定有一个最理想的名称会出现的，当它出现时，我知道你会给我灵感。”我很有信心。所以在之前《联合报·副刊》提早发表此长篇的首章局部时，仍然以“林建铭”为

题名。

后来的这一段文字：“一年中会有一两天，天空下起分量极重的雨水，因为只有那一两天，地球的角度刚好让冷空气和热对流形成一道水门，只要偏差一点，水门就不存在。他这一刻感到某一处开了一个洞口，在这个洞口里，他无意间窥见一切始末……”像光一样闪烁我的脑海。

忽忆起国峻离开时的那天下午，台北突如其来下了一场好大而怪异的雷阵雨，似乎真是开了一道通往宇宙核心的“水门的洞口”，国峻可能藉由此洞口去到天空世界，变作一颗永恒的闪亮之星。所以，因这启示，我很确定这该就是国峻所要的书名，也与他一贯的隐喻风格契合。

生命总是如此地不可思议，有时像首诗，有时像则寓言，有时像个玩笑。不同的人、不同的书籍也因某种神秘不可测的推动力量，而自有其不可思议的命运。

这部我们以为戛然而止、未竟的长篇小说，其实仔

细再详看，也觉得结束在刚好而完整之处，留下耐人寻味的余韵，回荡于空白，让人在某一瞬思想停顿、抬头仰望或者等待电梯的间歇片刻，自心深处突然不经意地冒出，“啊！国峻。”

# 《水门的洞口》 导读

梁竣 瑾

以短篇小说创作步入文坛的青年作家黄国峻，对写作保持的态度，是同辈作家中极为少见的。他不仅以创作为唯一职 / 志业，更不断地在作品的形式与风格上，寻求各种不同的尝试。从二〇〇〇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度外》迄今，不到三年的时间，已有四本书问世，每一部作品都在其写作史上，标示出不同于以往的新坐标。这部未完的长篇小说，虽然来不及完成，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作家在这个阶段中，持续其对创作的专注与尊重态度，与希望在文类与风格上力求突破的努力。长篇小说的出版，为其写作史上再添另一个迥异于前的新坐标，

同时也让作家的写作才华得以再度公诸于世。

尽管这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作品，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它视为一部完整的作品来阅读，或者也可以采用作家在自述其创作经验时曾提到的一种阅读方法：“设想如果是作者，接下来会怎么写？”<sup>①</sup>事实上，作品是否具备多重解读性，也是一种评价的指标。而这部长篇小说，除了“未完”本身所形成多重解读的可能，小说人物性格的多重性，与人物间的错综关系，也让这篇小说解读空间更加宽广。在此，笔者愿意提供个人阅读的体会，以作为读者阅读的参考。

这篇小说共计五章，前四章作家刻意以八页为一个章节的段落，第五章只写到第六页，而且也没有“第几章完”的结束语，除了可由此断定小说未完成外，题目未定，与偶尔出现的同音异字，都显示作品仍在初稿阶段。小说时间设定在男、女主人翁从交往到分手约一年

---

<sup>①</sup> 袁哲生采访整理《不在场的证人——黄春明、黄国峻对谈小说艺术》，二〇〇〇年三月四日。

左右，穿插了一些两人成长背景的片段。男主角林建铭的父亲过世后，不久便中断学业，专心协助母亲卖菜的工作，其后辗转换了几个与食物有关的工作，三十三岁这一年收入开始稳定，便从东部回到台北，自己当起老板开一家小吃店，收入渐丰加上其节俭的个性，财富累积快速，甚至得以在淡水河边置产，过着不需要上下班的生活。然而他的内心并不因生活的安定而不再有烦恼，或许是长久以来的生活压力，让他一直无法与女性正常交往，于是渴望亲近女性的倾向，成为事业小有成就的林建铭的头号困扰。好不容易在四十岁这年，与小他一岁长相平凡却有过不少交往经验的女主人翁陈怡君邂逅，两人维持着尚称稳定的男女关系，然而在交往一年之后，却因为女方终究受不了林的性无能而宣告分手。

两人的分手可视为小说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小说的叙述明显分成两条线，分别再延伸两人的故事。陈、林两人分手后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虽然偶有几次联络，但大多只是礼貌上的问候。曾有一度林建铭提出从头来

过的要求，但却因陈已与美国人史睿仪交往，而失去两人复合的可能。在这期间林建铭到过—个名为“卢氏剧场”的私人剧团观赏过三场戏，剧团里美丽的要角杨施，让林建铭深深着迷。然而杨施却在演完了《推理学校》这出戏后离开卢氏，两人并未有正式的交往。不过在林建铭心里，杨施已经化为—个女神的完美形象，并对她充满想象。他渴望和杨施在—起，甚至跟随剧团来到东部—个叫榉园的修炼营，做一些餐厅里的琐事，这样的举动，他自己认为是“—趟跟踪”，因为爱恋而愿意去追随着她那渺茫的身影。不过尽管他对杨的爱如此神圣，但生理上对女体的渴求，仍不断拍打着他的身心，于是他再度来到色情场所，在那里等待女孩的过程中，林建铭为心中对女性的渴望与表现在外的礼貌行为两者所形成的落差困扰不已。在苦恼之际作者安排了—个女人进来，不过小说只有写到这里，究竟这个女人会不会改变林建铭的命运，或是只是过场的小角色，也许细心的读者可以从小说中对人物心理细致的刻画中找到—个合理的

解释。

另一方面陈怡君在和史睿仪的交往过程，也不断穿插在以林建铭为主体的叙述中，陈的富裕成长背景，并没有带给她多大的自信，反而十分在意他人的眼光，她渴望自己有所改变，希望那总无法持久的工作与爱情能够稳定下来，但两者似乎都不能尽如其意，不仅家具行的工作无法继续，朋友介绍的工作又招致私吞款项的误解，感情上似乎已有理想的寄托，但林建铭到家里找她的事情被史睿仪知悉后，让这个倾慕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有了再结新欢的念头。此外两人的房事都在男方的主导下进行，也许陈的欲望被这个男人所解放，然而这却不是自己之手，完全只是被动地接受，小说的叙述者说：“她得到了这个男人，同时她却也失去了自己。”至此那些困惑、负面心性与幻想，仍如影随形。

就情节的布置来说，爱情似乎是这部小说的主题，然而它并不只有爱情。小说不时推敲都市人心理和生理的各种问题：存在的疑惑、人际关系、孤独、异性的渴



望、性的渴望、婚姻等。在小说的进行中，偶尔会出现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见解。笔者以为这些是探索作者思想的重要线索，倘能结合作者以前的作品加以整合，或许可以拼凑出比较完整属于作者个人的思想图像。

至于男主人翁林建铭的性格刻画，可说是小说相当成功部分，包括他的孤独、富同情心、节俭、敏感、不安全感、被动、自卑、保守、渴望女体等。服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理论的人也许会认为林本身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然而笔者认为环境的影响在他身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几个林建铭与人群接触的场景中，他内心的恐惧怕生、不安全感，在他无法与人顺利交谈，或匆忙离开的外显行为中表露无遗。而对黄皮肤的本地人，也有一些来自作者或小说人物的批评，像是用化学毒剂捕鱼的行为、剥夺邻居享有宁静权利的失和夫妻等。我们不难看出，在他所生长的环境里，充满了他无法适应的种种，他的个性倾向不能说与这样的环境毫无关系，当我们再对照小说一开始的外国沙滩场景后，将赫然发